



媒體報導

日期: 2015年8月11日(星期二)
資料來源: 星島日報 - 與愛同行 - A9
標題: 家庭的力量 自立的勇氣



澳門有個地方叫「青洲」，那是出產青洲英泥之處，因位於海拔54.5米的山崗之上，又名為「青洲山」。在青洲山上，有一對相依為命的母女，母親患上精神病，一晚突然離家出走，女兒徹夜不眠到處尋找母親蹤影，魔幻之夜，將人的疾病與社會的疾病交織起來。「其實精神病患者不是這麼恐怖。」《青洲山上》導演張經緯小時曾與精神病患者同住，他說像電影中這對母女的故事，其實並不虛幻，現實中比比皆是。

撰文：劉嘉寧 攝影：李忠浩、劉志章（劇照由「秀美製作」提供）

曾為許鞍華電影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擔任編劇的張經緯，向來擅長拍攝紀錄片，其紀錄片《音樂人生》便於2009年「第46屆金馬獎」上獲得「最佳紀錄片」一獎，而他亦憑此片獲頒「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獎」。自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開始，張經緯即愛上探討家庭關係及其中的矛盾，這次《青洲山上》以母女關係為主幹，女兒才十多歲就得照顧患上精神病的母親，二人之間的感情張力，不只拉扯出兩代人之間的問題，更反映了或被大家忽略了的社會問題，例如社會對精神病人的支援足夠嗎？大眾對精神病人有理解，又有多少？或者更基本，社會對精神病人這種疾病的認識，又是如何的呢？

從片段拼湊原初的家

《青洲山上》由非牟利機構善明會委託攝製，拍攝前，張經緯以一年時間於澳門作實地考察、資料搜集、編寫劇本及招募演員，期間會見了超過300人，最後選定了以精神病母親「芳姐」的真人真事為藍本。他記得撰寫初稿時媽媽從香港到澳門探望他，看了他的故事，平日溫馴斯文的媽媽忽然反應激烈，她質問張經緯為甚麼將母親的角色寫成這樣。「電影中第一幕描寫母親病發，她拿起菜刀，媽媽看到這裏問我為甚

麼要將角色設定成這樣？她說精神病患者不像一般人想像的恐怖，我回想小時候跟精神病人同住的日子，鄰居可能會擔驚受怕，但我們作為親屬的，那種關係其實很特別，我自己一點都不怕。」

故事藍本中的「芳姐」在青洲山上長大，在澳門搜集資料期間，張經緯不斷探問當地人知不知道青洲山所在，原來不少澳門人都不認識這個地方，青洲山就像個被遺忘的角落一樣，而住在青洲山上的「芳姐」，從患病那刻開始，早就「被消失」在日常生活的風景裏。「精神病患者不像一般癌症患者，他們是有樣聯的。在電影中，女兒被標籤，被鄰居喚作『癲婆個女』，但精神病患者其實是有腦的，不是我們所講的『癲』。」

《青洲山上》故事的時間跨度很短，大概只得半天一夜，但對女兒來說，自己的一夜卻有母親的一生那麼長。母親出走了，她去找父親、找哥哥，希望得到母親的消息。母親被困在過去的世界裏，殊不知時移世易，家庭成員散落各處，各人陰霾般的過去，被女兒的突然到訪攪動起來，似夢乍醒，家庭糾結層層揭開。張經緯感觸：「女孩從一塊塊碎片去重組自己認同中的家庭，最後母親回家了，女孩彷彿找回了她的家，藉着這個故事去憶記我的親戚，某程度上，我也找回了我的家。」



梁少玲(左)和張婉霞(右)攝後電影活動，認為《青洲山上》超越個別思想，但成功地方一起看電影看家。

家庭的力量 自立的勇氣

一如張經緯所說，《青洲山上》的故事比比皆是。「我在這裏從事精神病復康已經14年，其中遇過一位學生，14歲，學校社工介紹來的，社工說他曠課、不守秩序、脾氣暴躁，找我們幫忙，看看那學生是否需要跟進。我們跟學生接觸後，發現他在學校被同學排擠，大家都笑他污糟、不整齊，於是怕了上學，討厭參加課外活動。於是我們去做家訪，發現他家中有個患有抑鬱症的媽媽，原來在他八歲的時候，爸爸離開了，媽媽一下子接受不來，患上情緒病，這位學生一直在照顧媽媽。」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高級服務經理張婉霞說。

《青洲山上》夥同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舉行首映禮，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高級服務總監(協作)梁少玲表示像《青洲山上》以及張婉霞說的故事，其實時刻都在身邊發生。「我們一直關顧精神病患者和他們的家人，以往以為只有成年人才會面對這些問題，現在發現有些年輕人的父母也患有精神病，但年輕人未必懂得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正面對的困難，這鋼鐵很到位，表達了我們想表達的東西——不論順逆，只有來自家庭的力量才能幫助家庭成員，家人的接納讓每個人重新得到自立的勇氣。」

張婉霞和梁少玲一直以基督的信、望、愛來幫助受影響家庭，張婉霞說：「我們希望透過服務帶給他們希望，沒有希望的話就看不到前路，很多康復之際漫漶涼，大家不會覺得他們孤單，但其實他們是孤單的，因為康復之路漫長，而且會遇到不少拒絕。」



《青洲山上》特別上映資料				
日期	時間	地點	嘉賓	
8月22日	5:30pm	百老匯電影中心	《狂舞派》導演黃修平	
8月27日	7:55pm	百老匯葵芳	利民會青年精神健康計劃註冊社工余利安、利民會精神健康熱線支援服務註冊社工羅慧妍	
8月29日	1:25pm	百老匯葵芳	JCEP高級個案服務主任劉嘉敏	
9月2日	7:55pm	百老匯葵芳	前商台主持許耀斌(Law少)、新生精神康復會嘉賓	
9月5日	1:25pm	百老匯葵芳	明愛向晴軒危機專線及教育中心副主任王翠珊、心愈樹創傷復原及治療計劃社工周映雲	
9月5日	3:35pm	百老匯葵芳	前商台主持許耀斌(Law少)、新生精神康復會及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嘉賓	
9月9日	7:55pm	百老匯葵芳	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統籌組織幹事李大成	
9月12日	5:30pm	百老匯電影中心	待定	
9月13日	5:50pm	百老匯葵芳	觸動舞台藝團總監程雲雲	
9月16日	7:55pm	百老匯葵芳	香港小童群益會嘉賓	
9月19日	3:40pm	百老匯葵芳	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嘉賓	
9月26日	3:40pm	百老匯葵芳	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嘉賓	

*映後設有45分鐘分享會，張經緯會與不同界別的嘉賓一起分享，更多場次會於9月後陸續展開，歡迎機構包場，包場查詢(Nicole Chan): bpl.mkt@gmail.com

澳門有個地方叫「青洲」，那是出產青洲英泥之處，因位於海拔54.5米的山崗之上，又名為「青洲山」。在青洲山上，有一對相依為命的母女，母親患上精神病，一晚突然離家出走，女兒徹夜不眠到處尋找母親蹤影，魔幻之夜，將人的疾病與社會的疾病交織起來。「其實精神病患者不是這麼恐怖。」《青洲山上》導演張經緯小時曾與精神病患者同住，他說像電影中這對母女的故事，其實並不虛幻，現實中比比皆是。





曾為許鞍華電影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擔任編劇的張經緯，向來擅長拍攝紀錄片，其紀錄長片《音樂人生》便於2009年「第46屆金馬獎」上獲得「最佳紀錄片」一獎，而他亦憑此片獲頒「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獎」。自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開始，張經緯即愛上探討家庭關係及其中的矛盾，這次《青洲山上》以母女關係為主幹，女兒才十多歲就得照顧患上精神病的母親，二人之間的感情張力，不只拉扯出兩代人之間的問題，更反映了或被大家忽略了的社會問題，例如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支援足夠嗎？大眾對精神病患者家屬的理解，又有多少？或者更基本，社會對精神病這種疾病的認識，又是如何的呢？

從片段拼湊原初的家

《青洲山上》由非牟利機構善明會委託攝製，拍攝前，張經緯以一年時間於澳門作實地考察、資料搜集、編寫劇本及招募演員，期間會見了超過300人，最後選定了以精神病母親「芳姐」的真人真事為藍本。他記得撰寫初稿時媽媽從香港到澳門探望他，看了他的故事，平日溫馴斯文的媽媽忽然反應激烈，她質問張經緯為甚麼將母親的角色寫成這樣。「電影中第一幕描寫母親病發，她拿起菜刀，媽媽看到這裏問我為甚麼要將角色設定成這樣？她說精神病患者不像一般人想像的恐怖，我回想小時候跟精神病親戚同住的日子，鄰居可能會擔驚受怕，但我們作為親屬的，那種關係其實很特別，我自己一點都不怕。」

故事藍本中的「芳姐」在青洲山上長大，在澳門搜集資料期間，張經緯不斷探問當地人知不知道青洲山所在，原來不少澳門人都不認識這個地方，青洲山就像個被遺忘的角落一樣，而住在青洲山上的「芳姐」，從患病那刻開始，早就「被消失」在日常生活的圖景裏。「精神病患者不像一般癌症患者，他們是有樣睇的。在電影中，女兒被標籤、被鄰居喚作『癲婆個女』，但精神病患者其實是有腦的，不是我們講的『癲』。」

《青洲山上》故事的時間跨度很短，大概只得半天一夜，但對女兒來說，自己的一夜卻有母親的一生那麼長。母親出走了，她去找父親、找哥哥，希望得到母親的消息。母親被困在過去的世界裏，殊不知時移世易，家庭成員散落各處，各人陰霾般的過去，被女兒的突然到訪攪動起來，似夢乍醒，家庭糾結層層揭開。張經緯感觸：「女孩從一塊碎片去重組自己認知中的家庭，最後母親回家了，女孩彷彿找回了她的家，藉着這個故事去憶記我的親戚，某程度上，我也找回了我的家。」

家庭的力量 自立的勇氣

一如張經緯所說，《青洲山上》的故事比比皆是。「我在這裏從事精神病復康已經14年，其中遇過一位學生，14歲，學校社工介紹來的，社工說他曠課、不守秩序、脾氣暴躁，找我們幫忙，看看那學生是否需要跟進。我們跟學生接觸後，發現在學校他被同學排擠，大家都笑他污糟、不整齊，於是他怕了上學、討厭參加課外活動。於是我們去做家訪，發現他家中有一個患了抑鬱症的媽媽，原來在他八歲的時候，爸爸離開了，媽媽一下子接受不來，患了情緒病，這位學生一直在照顧媽媽。」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高級服務經理張婉霞說。





《青洲山上》夥同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舉行首映禮，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高級服務總監(協作)梁少玲表示像《青洲山上》以至張婉霞說的故事，其實時刻都在身邊發生。「我們一直關顧精神病患者和他們的家人，以往以為只有成年人才會面對這些問題，現在發現有些年輕人的父母也患有精神病，但年輕人未必懂得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正面對的困難，這齣戲很到位，表達了我們想表達的東西——不論順逆，只有來自家庭的力量才能幫助家庭成員，家人的接納讓每個人重新得到自立的勇氣。」

張婉霞和梁少玲一直以基督的信、望、愛來幫助受影響家庭，張婉霞說：「我們希望透過服務帶給他們希望，沒有希望的話就看不到前路，很多康復者的際遇淒涼，大家不會覺得他們孤單，但其實他們是孤單的，因為康復之路漫長，而且會遇到不少拒絕。」

- 完 -

